

元刻《五服图解》版本考

李 红 英

国家图书馆藏《五服图解》一卷,元龚端礼撰。此书框高24.9厘米,宽19.2厘米。每半叶十四行,二十五字,白口,左右双边,原题“元泰定元年(1324)杭州路儒学刻本”。然据相关资料表明,将此书定为泰定元年刻本多有不妥。本文即根据此书中所收录的刻书题跋及有关史料,对此书版刻年代重新考证,恭请方家学者批评指正。

龚端礼,字仁夫,元嘉兴(今属浙江)人。龚氏本是宋儒绅之胄,家学渊源深厚。其先祖龚颐正,字养正,本名敦颐。宋李心传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·乙集》卷十三《杂事·龚颐正续集古录》云^①,龚颐正少年举进士不第,曾为洪迈门客,并得其推荐,初授下州文学,旋补迪功郎等职。光宗赵惇受禅,为避讳而改名“颐正”。后又擢兼资善堂小学教授,迁枢密院编修官。嘉泰元年(1201)秋,诏以颐正学问该博,赐进士出身,兼实录院检讨官,并付以三朝史事。是年冬,迁秘书丞,未踰月即卒。卷首泰定元年(1324)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《进服书文》阐述此书编纂之由时,也提到龚端礼之先祖。文中云“……称端礼之《服书》,非自著。言昨因先祖龚颐正,宋时宣教郎充枢密院编修官,兼资善堂小学教授,家传《服图》,故求诸礼图书六十五家,体古遵今,编类成集,不修文采,惟载孝义丧礼淳朴之辞,颇欲正人心尔,无求闻达。”

《服图》即《五服图》。五服,此处指古代的丧服制度,以亲疏

为差等，即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缌麻五种名称。端礼继承家学，约于武宗至大年间即着手搜求古今诸礼图书六十余家，编类成集，即《五服文集》，后又作《五服图集》二册。时由江浙行省交嘉兴路儒学罗应龙教授校正。两书图、论分离，散见杂出，查考先王礼制，颇为不便。端礼遂将其归为一编，以五服列五门，每门列男女已、未成人之科，分正、加、降、义四等之服，推古详今，逐一辨证，搜罗考证十余年，于至治二年（1322）编集成书，并将此书分章作图，又加以阐释其意，故名《五服图解》。

龚氏颇有心于天下之事，为阐扬名教，以厚风俗，至治二年此书撰成之后，即自己出资将此书钜梓。此本卷首至治二年（1322）龚端礼自序云“……故不辞衰老，细字夜出，厥始厥终，皆出一笔。用例羞囊之余，以资钜梓之费。”是为此书的初刻本，但此时仅是家藏，并未传诸于世。至治三年（1323）端阳日，嘉兴路儒学耆宿叶知本嘉其有功于国家政教，为此书作序，推奖此书有功于民彝世教。卷首至治三年叶知本叙云：“此集匪以求名也，将以正人心也。……则子之书诚有功于民彝世教。”

为将此书传诸他人，使朝中臣民、天下百姓知晓忠孝节义，泰定元年（1324）三月，嘉兴路牒呈此书于江浙行省，移咨中书省，即卷首《进服书文》。文中首先叙述了嘉兴路张文彬等状呈本路龚端礼《五服图集》，然后阐述端礼此书编纂之由、主要内容及其作用、影响等：

切见本路城居龚端礼箕裘绍业，诗学传家，识见老成，乡党称善。近闻本人编类《五服图集》，往而访闻，乃云：唐有《五服问答》，宋《五服敕疏》，及今官民准用彭仁仲、袁知州《举要》，互相异同，世俗未能易晓。今将古今书籍参考详定，编成五服八图，开列门类，分章细解，共成一百九十二章。本人藏之家塾，未传于众。伏睹本司榜文拯治事宜内一项，劝人孝悌，正谓教化风俗。据，龚端礼已成是书，如蒙敦请，本人先以

一本赴官，移文儒学教正，然后印行，庶使人民慎于孝礼，尽诚厚之道，实非小补。

并在文末提请刊行：

如蒙申明上司，更为详正，为例通行，亦可阐扬名教，以厚风俗，诚为善道。申乞施行，得此府司官议，拟得上项服书，本乎《礼经》，可以裨政教，厚风俗，诚非小补。今将服书一样二集四帙申解前去合行申覆，伏乞钧详收管施行。右申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并牒呈上本道廉访司。泰定元年三月日司吏汪仲华、侯光嗣。

据书中《图原》释文，泰定元年七月，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委东阳县达鲁花赤咨发，前赴中书省照详。泰定元年的《进服书文》及两篇咨文中均无文字表明《五服图解》在是年刊刻，而只是请求上司允许《五服图解》刻板刊行。刊刻一本书，之所以如此复杂，是因元代官方刻书必须由本路进呈，经过逐级审批，上报中书省看详获准后，方可刊行。

以上足以说明泰定元年杭州路儒学并未刊刻此书，而只是将龚氏至治年间自己出资付梓的《五服图解》上报朝廷，请求刊行，以裨政教、厚风俗。可见，此本今题“元泰定元年（1324）杭州路儒学刻本”不确切；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收录《五服图解》，其提要引阮元《研经室外集》卷四云：“此书载绛云楼及《述古堂书目》。”^②知四库未收本即为此刊本，然阮元又云：“当元泰定元年，嘉兴路儒学呈此书于江浙行省，移咨中书省。此从至治间刊本影写。”从上文可知阮氏此说有误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“元泰定元年杭州路儒学刻本”^③、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著录此本为元至治刊本^④，并误。

此书得到如此礼遇，龚端礼甚是欣慰，并对此书加以润色、增改，约于泰定三年（1326）完成。他在书中《图原》一节释文中云：

愚思此集乃当今官民必用之文，复虑世人不克周晓，故尽心穷礼，按古增划《易晓之图》，重别印造成集，具解江浙等处

儒学提举司次第进呈朝廷裁择。

既言“重别印造”，当与前至治二年龚氏自刊本无影刻、影写关系，此又可证前文引阮元所云“此从至治间刊本影写”之误。此本中《易晓之图》右上角有“泰定三年新注”墨记，此次重印之后可能已是泰定四年（1327），从文中也不难看出龚氏希望此书能够引起朝廷足够的重视。

若按正常情况，《五服图解》已经层层申报，并得到各级许可，再进一步得到朝廷的允许，当不算难事。然而泰定帝之后，接下来的一两年间，天顺帝、元明宗、元文宗等皇帝更换频繁，朝中政权相应不稳，无暇他顾，有关此书刊刻之事也一再搁浅。直至元文宗天历二年（1329）才下诏书，表明朝廷为使国家通达，要广开言路。

至顺元年（1330），龚端礼以布衣身份进呈《上万言书》，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小注云龚氏“上书时为至治元年四月”^⑤。此书卷首至治元年（1322）龚端礼叙并未提及上书之事，且卷首《上万言书》已明确时间“至顺元年四月一日嘉兴布衣臣龚端礼诚惶诚惧顿首上书于皇帝陛下……”傅说盖为不察之误。

龚氏上书以天历二年诏书为契机，“钦望陛下详览”，恳请朝廷广开言路，准予刊行《五服图解》。此次荣获皇上恩准，万言书末尾有云：

（至顺元年）四月初四日呈准录事司，司吏元楨承行，申奉总管府，司吏谢巩承行，旨挥下学，会集宾序耆宿等议得所言可采回申，七月转解省府收管。八月咨发中书省照详，玄讫。

《五服标目》之后列有此书评论、校正、校勘、保勘等人员官衔，其中有“文林郎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杨刚中重保”。元张铉〔至大〕《金陵新志》卷十三下之上《耆旧》载杨刚中改授“文林郎江浙等处儒学提举，修举学政，省宪钦异，丞相托欢公荐于朝，召为翰林待制承务郎，兼编修官，赴官月余谢病去。”^⑥查《元史·儒学二》，杨刚中“仕至翰林待制而卒”^⑦；又明王鏊《姑苏志》卷二十

四《学校·书院附》“文学书院在常熟县行春坊内,元至顺三年县人曹善诚建,有司上其事,省部准设山长,翰林待制杨刚中记,宣慰使王都中题匾,今废。”^⑧据此可知,杨刚中至顺三年(1332)已迁翰林待制,其为“文林郎江浙等处儒学提举”在至顺三年之前,故此本之刻约在至顺二年(1331)前后,不会晚于至顺三年。

综上所述,知此书前后曾三次梓行。首先,至治二年,由龚氏自己出资刊刻,是为初刻,时并未传于他人,仅藏之家塾。其次,泰定元年之后,龚氏对此书加以润色、增改,约于泰定三年完成,并将此修改稿重新刊印。其三,朝廷“裁择”之后,于元文宗至顺年间正式刊行此书,即此本,故此本应定为元至顺年间刻本。至于此本是否影刻泰定三年龚氏自刊本,因缺乏相关资料,本文暂存疑备考。

元代以后,此书未见有重刻者。各史家、藏书家目录、藏书题跋也未曾提及有别本流传。此元刻本卷首封面题签有“述古堂藏书,士礼居重装”字样,知此本旧为钱曾述古堂藏书,后归黄丕烈士礼居,并经其重新装裱。卷末有清嘉庆十二年(1807)黄丕烈跋。此书从士礼居散出后,入藏汪士钟艺芸书舍,清朝末年邓邦述曾经见过此书。今书中钤有“士礼居藏”、“汪士钟印”、“闾源真赏”、“正閤经眼”等数枚印章。

注:

①(清)张德荣抄本,16册。

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下册附录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》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1861页。

③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经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年,第219页。

④⑤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一册经部,第61页。

⑥清抄本,12册。

⑦《元史》卷190,《列传·儒学二》,中华书局,1976年,第4341页。

⑧(明)林世远修,明正德刻本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国家图书馆